

西线无战事

Im Westen
nichts Neues

[德国]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李清华 译

译林出版社





西线无战事

[德国] 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著 李清华 译

IM WESTEN
NICHTS NEUES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线无战事 / (德) 雷马克 (Remarque, E. M.) 著; 李清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1. 6
(译林世界文学名著)
书名原文: Im Westen nichts Neues
ISBN 7-80657-202-3

I. 西… II. ①雷… ②李… III. 长篇小说-德国-现代
IV. 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452 号

Copyright © 1989 by Der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with Rye Field Publishing Company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language copyright © 2001 by Yilin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0-039号

书 名 西线无战事
作 者 [德国]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
译 者 李清华
组稿编辑 赵燮生
责任编辑 田 智
原文出版 Der Verlag Kiepenheuer & Witsch, Köln, 1989
出版发行 译林出版社
E-mail yilin@public1.ptt.js.cn
U R L http://www.yilin.com
地 址 南京湖南路 47 号 9 楼(邮编 210009)
照 排 译林出版社照排中心
印 刷 徐州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
插 页 4
字 数 173 千
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1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书 号 ISBN 7-80657-202-3/I·178
定 价 (精装本)12.5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本前言

雷马克是二十世纪享有世界声誉的德国作家之一。他于一八九八年六月二十二日下午诞生在德国奥斯纳布吕克(Osnabrück)地方产科医院。他父亲是个书籍装订工,名叫彼得·弗兰茨·雷马克,母亲叫安娜·玛丽亚,娘家姓施塔尔克内希特。雷马克生下后取名为埃里希·保罗·雷马克(Erich Paul Remark)。这个名字他一直使用到一九二一年。一九二一年七月他在写给《大陆回声报》的一封信上签下了埃里希·玛丽亚·雷马克(Erich Maria Remarque)这个名字(玛丽亚是雷马克母亲的第二个名字,而姓拼写为 Remarque,那是因为他曾祖父的姓就是这样的)。此后,雷马克一直使用这个名字。

雷马克的父母信奉天主教,他小时候经常在天主教教堂的唱诗班里唱歌。一九一二年他在读完八年制公立学校后,即到奥斯纳布吕克天主教师范学校三年制初级班学习(即预科学生),三年后成为该校学生。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在师范学校读二年级的雷马克在教师的鼓动下并非自愿地应征入伍,在奥斯纳布吕克的卡普里维兵营接受较长时间的军事训练后,于一九一七年六月十二日到达西线战场。一个多月后,雷马克在一次战斗中手臂、腿和脖颈受了伤,八月中旬到杜伊斯堡一家天主教野战医院养伤。九月九日雷马克的母亲死于癌症,雷马克回乡奔丧。一九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他作为“可以用来驻防的”军人回到奥斯纳布

吕克。几天以后，雷马克被授予一级铁十字勋章。一九一九年他又回到天主教师范学校继续学习，九月通过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接着在奥斯纳布吕克市郊区的几所小学当教师。他和小学生相处得很好，但是却感到长此以往，接触面比较狭窄。于是他在一九二〇年十一月放弃了教师这个职业，在奥斯纳布吕克市里先后当过商店职员、会计、墓碑经销商、钢琴教师、风琴师，直至一九二二年离开该市。同年十月他到汉诺威大陆橡胶厂任广告撰稿人和编辑。一九二四年十二月雷马克到了柏林，在《体育画报》担任编辑工作。一九二五年十月十四日，雷马克与伊尔莎·尤塔·察姆博纳结婚（一九三〇年离婚，为了让她获得瑞士的入境签证以及后来美国避难，他们于一九三八年复婚，后又于一九五七年离婚）。一九二六年，雷马克通过贵族胡戈·冯·布赫瓦尔德的收养手续获得了“冯·布赫瓦尔德男爵”的称号。

雷马克早年即勤奋好学，孜孜不倦地博览群书，探索人生的真谛。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他在与威廉·舍尔普的谈话中曾这么说道：“我读得很多，毫无计划地读。我读了成千本毫无价值的书，直到后来我才发现了凯勒的《绿衣亨利》。以前我区别不了低级趣味的消遣性读物和优秀文学，但是这本书有许多页我能整页整页地背诵出来。”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间，他与画家和哲学家弗里茨·赫尔斯特迈尔交往甚密，后者在当时被称为崇尚美和生活哲学的“导师”。很可能是由于读书和结交朋友而受到影响的缘故，虽然雷马克一心“想成为音乐家、作曲家、钢琴演奏家”，“最主要的兴趣是饲养动物——狗和鱼”，但他很早即开始写作，而且开始“写诗，当然是非常严肃的关于对世界看法的诗歌”。^① 一九

^① “想成为……”和此后的引语均出自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科隆日报》上的《雷马克谈自己》。

一六年六月，雷马克在奥斯纳布吕克市的《故乡之友》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作品《青年军人的欢乐和辛苦》。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一八年，雷马克在杜伊斯堡养伤期间仍然阅读文学著作，创作诗歌和短篇小说，并着手创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二年间，雷马克在《奥斯纳布吕克地方报》、《奥斯纳布吕克日报》、《施德特贝格》、德累斯顿的《美》这些刊物上发表了诗歌、短篇小说和游记。一九二〇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艺术家长篇小说——《梦幻小屋》出版。一九二二年至一九二八年间，雷马克为《大陆回声报》撰写文章，在汉诺威多家报纸上发表短篇小说和评论，为柏林《体育画报》和其他报纸撰写体育、赛车和时装方面的文章、随笔和新闻报道。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八年，他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地平线上的车站》在《体育画报》上分七期连载发表。

早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雷马克对中国就已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一九二三年，他在慕尼黑的《青年》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了《扬子江剪影》，翌年在《汉诺威信使》第一四六期上发表了《考问孔子》。这是两篇以中国为题材的短篇小说。《扬子江剪影》通过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写几个外国人（包括第一人称叙述者）在中国官员陪同下到南京城南一家茶馆品茶和抽烟，随后花钱买下茶馆一名舞女陪同他们到小船上畅游长江，最后舞女纵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江。小说歌颂了这个舞女的高尚气节，鞭挞了见钱眼开的店老板、低三下四而又显赫的官员和在中国作威作福的洋人，字里行间流露出雷马克对中国下层人民（挑夫和舞女）的同情。《考问孔子》的故事情节如下：周朝皇帝在洛阳举行盛宴，招待从函谷关回来的老子，孔子携弟子和一姓刘的诗人赴宴。席间有一戴龙形首饰的舞女翩翩起舞，老子即问孔子：舞女身上何物为永恒？刘诗人抢先回答：美丽。老子微笑。孔子的得意门生答道：她的首

饰。孔子说既非美丽,也非首饰,而是艺术。老子仍然微笑,久久凝望着先前飞到他胡子里的一只萤火虫,说如他问舞女身上最易逝的为何物时,你们一定会说是她身上反射的光。接着老子侃侃谈到对立面,说永恒在易逝之中,随后他独自到河边去了。我们阅读雷马克这篇小说,当然无须考证故事和人物的真实性(姓刘的诗人雷马克写为 Liu tse ki,老子和孔子时代没有这样的诗人。舞女名叫 Kyngyo san,身穿和服,无疑是个日本女人),我们要注意的是雷马克对中国古典哲学和文化的兴趣和研究。

一九二八年雷马克在《福斯报》上发表了《西线无战事》,翌年单行本出版。该书使他一举成名,蜚声世界文坛,使他在经济上有了丰厚的基础,同时也使他后来遭受到希特勒法西斯的迫害。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〇年,雷马克回到故乡奥斯纳布吕克居住,创作《西线无战事》的续篇《归来》。这部小说完成后也是先在《福斯报》上发表,一九三一年单行本出版。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四日,由刘易斯·弥尔顿执导的根据雷马克原著改编的同名影片《西线无战事》在柏林首次放映。十二月十一日,影片遭到禁演。一九三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德国人权协会在柏林举行集会,柏林文化界名流发表讲话或书面声明,一致抗议禁演,认为这是共和国对纳粹街头恐怖的投降。集会的高潮是先前一直保持沉默的雷马克的一份书面声明。雷马克写道:“很久以来我就一直在寻找一种解释:经历过战争的人们在十二年后的今天,对战争的现实情况怎么还会有如此完全不同的看法?毫无疑问,即便是最恐怖的经历,由于已经被克服,多少也会带有点英勇历险的光泽。没有哪个人会而且想要贬低德国士兵的巨大成绩,但是必须坚决反对现在还片面地利用对这种成绩的回忆来美化战争,并因此缩小战争所造成的无限痛苦。”声明引用《归来》一书中的话

“死者的遗嘱不是说要报仇,而是说永远不再有^①!”为结束语。

面对着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雷马克于一九三一年与格奥尔格·米登多夫到了法国,后又从那里去了瑞士,在马乔列湖畔的龙科港购置了一座别墅并定居下来。后来这别墅接待了许多从德国逃出的流亡者。雷马克在那里结识了卡尔·楚克迈尔、伊尔丝·拉斯克—许勒、恩斯特·托勒尔等著名德国作家。

德国法西斯上台后,加紧了对犹太人和进步人士的迫害。雷马克的名字始终列在纳粹黑名单的前头。一九三三年五月十一日,他的作品与德国进步作家的著作遭到了焚烧,并被清除出书店和图书馆。在龙科港雷马克的住所,犹太青年新闻工作者费利克斯·马努埃尔·门德尔松被暗杀,很可能是刺客误把他当做了雷马克。

纳粹主要头目之一的戈培尔通过特工人员劝说非犹太族出身的雷马克回国,把《西线无战事》的责任推给乌尔施泰因出版康采恩,遭到雷马克拒绝。

一九三五年雷马克在巴黎参加流亡者会议。一九三五年至一九三八年,雷马克漫游了巴黎、萨尔茨堡和威尼斯,在各地都逗留了一段时间。一九三六年,经过他三年多的修改,他的长篇小说《三伙伴》出版了。小说描写了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在通货膨胀后的困难处境。一九三七年六月,他持巴拿马护照到比利时居留。一九三八年七月四日,雷马克被褫夺德国公民权。一九三九年三月,雷马克与才复婚没多久的夫人一起到达美国。五月他在纽约出席流亡者会议。此后直至一九四三年九月,他与夫人都住在洛杉矶。雷马克大部分时间都在好莱坞忙于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影。其间,一九四〇年三月和四月,他们曾到墨西哥城暂住,一九四一年获准在美国长期居留。同年他写流亡者生活的长

^① 意为:永远不再有战争。

篇小说《爱你的邻人》的英文版《流亡曲》出版。一九四二年五月十五日,托马斯·曼、福伊希万格、雷马克等六位知名流亡作家联名致信美国著名作家辛克莱,请求他呼吁美国政府给予经济困难的德奥流亡者每月二十五美元资助。一九四三年十月,雷马克夫妇移居纽约。这年十二月,他的妹妹埃尔夫丽德·朔尔茨因所谓“涣散国防力量罪”被砍头。一九四五年他以流亡者复仇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凯旋门》在美国出版,雷马克再次震动世界文坛。该书英文译本出版在德文原著发行之前,其销售的盛况与《西线无战事》相仿。一九四七年八月七日,雷马克加入美国国籍。一九四八年雷马克返回欧洲,到奥斯纳布吕克接他父亲去龙科港暂住。从这一年起至一九六六年,雷马克轮流在龙科港和纽约两地居住。一九五二年,他描写纳粹在德国一个集中营所犯罪行的长篇小说《生命的火星》问世。同年七月他到了联邦德国和柏林,以后几年曾多次到联邦德国旅行。一九五四年,雷马克的长篇小说《生死存亡的年代》出版。这部长篇小说揭示了德国军队在东线所犯的罪行。通过主人公回乡休假,在残垣断壁中寻找亲人,反映了德国所发动的战争败局已定。小说还通过主人公与女友的谈论探讨了个人在战争中应负的责任。一九五四年六月,雷马克的父亲去世,他回奥斯纳布吕克料理丧事。一九五五年一月他在维也纳逗留,参与电影《最后一幕》的拍摄(雷马克写电影剧本,格奥尔格·威廉·帕布斯特导演)。一九五六年四月三十日,雷马克在伦敦《每日快报》上发表他的政论文章《你们要警惕!》。同年九月二十日,雷马克参加他的剧作《最后一站》在柏林文艺复兴剧院的彩排和首演。这一年他的长篇小说《黑色方尖碑》出版。它可以说是《西线无战事》和《归来》的续篇。小说展示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通货膨胀时期一个德国小城的风貌,揭示了小资产阶级中纳粹的早期征兆,告诫人们警惕新的战争危险。一九五七年九月和十月,雷马克参加电影《生死存亡

的年代》(雷马克写剧本,道格拉斯·西尔克导演)的拍摄工作,雷马克在该剧中扮演了教师波尔曼。一九五八年,雷马克与好莱坞电影明星波利特·戈达德结婚。一九六一年,作为《地平线上的车站》续篇的《上帝不识宠儿》出版。雷马克在这部书中又描写了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中的两个代表。一九六二年,雷马克又一部反映流亡者生活的长篇小说《里斯本之夜》出版。一九六三年四五月间,雷马克去伦敦旅游。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奥斯纳布吕克市政府代表团在龙科港授予雷马克默泽尔奖章。一九六五年九月雷马克去罗马居住,以后几年冬天均在罗马度过。一九六七年六月二十日,联邦德国政府授予雷马克联邦德国大十字勋章,以表彰他对人类的卓越贡献。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二日,即雷马克七十岁生日,设在达姆施塔特的德国语言文学科学院授予他通讯院士称号。同日他成为龙科港和洛迦诺的荣誉市民。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十日,奥斯纳布吕克市政府通过决议,在该市命名“埃尔夫丽德·朔尔茨路”,以纪念这位反法西斯战士。一九六九年九至十月,雷马克最后一次去威尼斯暂住。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雷马克在洛迦诺的医院里病逝,终年七十二岁。一九七一年雷马克描写德国流亡者在天堂美国的苦难生活的长篇小说《天堂里的影子》由波利特·戈达德—雷马克整理发表。一九七一年六月十五日,奥斯纳布吕克市政府决定将该市一条路命名为“埃里希—玛利亚—雷马克环形路”。

第一次世界大战持续了四年多时间,终于以德国的失败而告终。对于这场战争,战后人们的看法迥然不同,作家们写出的作品也很不相同。阿·茨韦格的长篇小说《格里沙中士案件》(1927)、雷恩的长篇小说《战争》(1928)等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恩·荣格爾的长篇小说《在枪林弹雨中》(1920)则回避战争的政治背景,把战争

只看做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自然现象；汉·格林的长篇小说《没有生存空间的民族》(1926)鼓吹民族沙文主义，为德国法西斯后来发动战争制造舆论，许多作品美化战争，歌颂“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魏玛共和国的民主体制面临崩溃，希特勒法西斯越来越猖獗，上台也只不过是时间问题。在这种形势下，在事业上已经取得成绩的雷马克(他已经发表了两百多篇作品，已升为《体育画报》编辑部的负责人)想必知道撰写反战作品要冒一定的风险，但他却在一九二七年秋天(雷马克另一次说是一九二八年)利用晚上的业余时间，几个星期(雷马克几次说法不同，或为四、五或六个星期，或为一两个月)就完成了一部中等篇幅的《西线无战事》，几乎是一气呵成，而且完稿后没像后来其他小说那样反复进行修改。

《西线无战事》的手稿先放了一些时间，雷马克才通过朋友把手稿送到菲舍尔出版社。戈特弗里德·贝尔曼·菲舍尔只用一夜时间就读完，认为可以采用。但是老菲舍尔却认为不合适。于是书稿转到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印刷发行部主任佐施卡也是一夜就读完，并且立即写了评语。他把雷马克这本书和巴比塞的《战火》、恩·荣格勒的《在枪林弹雨中》和雷恩的《战争》作比较，并对马克斯·克雷尔说：“您别把手稿退回去。如若出版社领导拒绝，我想单独出这本书，不怕不会成功。”一九二八年八月二十九日，出版社和雷马克签订了合同。合同由出版社下属的《福斯报》文艺副刊负责人签字，但合同仍规定，若《西线无战事》连载数日后不受读者欢迎，则改用另一部小说连载，而且已预支的稿费要退回。《西线无战事》连载才两天，雷马克的《体育画报》编辑部负责人的职务即被无限期解除。

《福斯报》于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八日开始连载《西线无战事》。该报同时刊登了一篇评介文章。文章称雷马克“不是职业作家，是

个三十岁出头的青年人”，说《西线无战事》“不是战争小说，也不是日记。它是经历过的生活……是‘无名士兵’第一座真实的纪念碑……它是一部没有倾向性的书，但却是一座比石头还要牢固、比矿石还要持久的纪念碑，这纪念碑激动人心，充实人的头脑，给后代人展示了最恐怖的战争的真实图像。《福斯报》把向公众推出这部强大和真实的作品——它的书名叫《西线无战事》——视为自己的责任”。连载开始后，反响极大，报纸发行量猛增。十二月十六日，《福斯报》发表了一些读者致报社的信件。其中柏林大学教授马丁·霍博姆十二月九日的信是这么写的：“这部小说扣人心弦，真实，伟大。它像一部纪录片那样忠实于自然，被一位诗人感觉到并创作出来。艺术得救了……人类的良知，清醒吧！一九一四年以前有过悲剧吗？它们在这个悲剧，即世界大战中普通士兵的悲剧面前都显得暗淡无光。幸运的但丁，幸运的莎士比亚，你们从未想到过会有《西线无战事》这样描写苦难深渊的作品！”连载于十二月九日结束。

《西线无战事》于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一说一月二十九日）由柱廊出版社出版，第一次印刷五万册，一下子售罄。五月七日该书售出第五十万册。一九三〇年六月一日售出第一百万册。如今该书已被译为五十八种文字出版，总印数两三千万册，应该是世界上印得最多的少数书籍之一。它已被选为学校教材或课外读物。

我们从上面这段列举的数字即可知道，《西线无战事》的确取得了空前的成功。然而，《西线无战事》一书及其作者在受到赞扬的同时，也立即遭受到种种诋毁。这里仅举出其中的几种：有人说雷马克的名字其实是“克拉默尔”（即 Kramer，恰好是 Remark 的颠倒拼法）；有人认为雷马克叫 Remarque 更合适，因为他是个法国人；有人说雷马克才二十五岁，不可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有人

说他已经五十五岁,是个后备兵,没有到过前线,根本不知道二十岁青年的经历,《西线无战事》是根据一个阵亡同学的日记改写的,据说还要写成一部妓院小说;有人说雷马克只到过东线,没有到过西线……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雷马克在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与阿克瑟尔·埃格布雷希特的谈话中,对这些流言都加以驳斥。雷马克在回答中还幽默地补充说道:“在这方面我还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材料’来反对自己,因为我写过许多关于橡胶轮胎、汽车、折叠式帆布艇以及其他一切东西的文章,很简单,我要靠它们生活……”

“西线无战事”的德文原文为 Im Westen nichts Neues。这个德文语句,直译为汉语是:“西线没有任何新的情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两年,人们在德国军方的报道中可以成百次地读到这个语句。以往和现在官方安抚人心的报道也都喜欢用这种比较生硬的军士语调。对此,有人相信,有人怀疑,可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在这文牍式的句子背后隐藏着更多的悲哀、痛苦和毁灭。雷马克选择军中这么常见的词句作为自己的书名,是经过一番思索的,含义相当深刻。

《西线无战事》有意识地只局限于战争中的一个小片段,只写一个兵种——步兵,只写一个战场。小说所发生的时间仅是战争最后两年中短短的几个月。小说的重点不在于战争中的事件,而在于战争对青年士兵的影响。

故事通过主人公保罗·博伊默尔的第一人称叙述展开。博伊默尔和他班上的同学在长期接受老师们灌输的所谓“英雄气概”、“神圣责任”和“祖国”这些爱国主义口号后,自愿报名入伍。他们在接受短期训练后开赴西线战场。在第一次雨点般的炮火中,那些陈词滥调的口号即被炸飞了。青年人的理想主义抵抗不住连天的炮火和壕沟里野蛮的搏杀。他们的幻想破灭了。他们的惟一动

力就是活下去，他们的精神支柱就是在前线的共同命运中形成的友谊。

一九一七年初秋，博伊默尔所在的二连在战斗中遭到重创，伤亡惨重。在后撤到离前线九公里处时，该连已从一百五十人减少到八十人。博伊默尔和伙伴们到野战医院探视一个截去了一条腿、活不了多久的伙伴。不久，二连又被派往前线。博伊默尔等八个人到了一座公墓上，即遭到毒气袭击和重炮猛轰。墓地成了废墟，棺材和尸体被抛起。每具被炸的尸体都救了一个士兵的生命。博伊默尔在绝望中寻找掩蔽处，在一个被榴弹炸开的墓穴中的一口裂开的棺材下匍匐。他在受伤者、阵亡者和支离破碎的尸体中间躲过了炮火。

在前线，博伊默尔和他的伙伴们又遇到在新兵受训期间残酷折磨他们的军士。那军士仍想作威作福。博伊默尔等人在夜里用床单蒙着他的头把他痛打一顿，从而报了仇。在前线，面对着死神，往昔无情地虐待士兵、惯于吹牛皮的军士却表现得胆小如鼠。

接连几天，法国军队的炮火像雨点一样洒落在二连阵地上，随后他们发动了猛攻。博伊默尔等八个人坚守壕沟，进行殊死的抵抗，终于保住了性命。但是，二连在被别的连队替换下来时，只剩下三十二人。他们被送到比较偏远的后方一个兵站进行改编。这期间，博伊默尔和他的两个伙伴曾在夜间携带自己的军粮，游过宿营地旁的一条运河，到河对岸饿坏的法国姑娘处寻欢作乐。接着博伊默尔回乡休假两周。尽管家里一切陈设依旧，一家人都热情地欢迎他归来，问长问短，但他的表现却令人吃惊。父亲不理解他为何闭口不讲战事，中学校长对他缺乏爱国主义热情感到失望。战争的经历已经把这个青年摧垮了，使他无法适应“正常的”生活了。博伊默尔也发觉自己被毁了，懊悔自己回乡休假。休过假后他先去了野外营地。在看守俄国俘虏时，他把自己的香烟分给他

们。他认识到，俄国人并不比折磨士兵的德国军士坏。四星期后他回到前线。他对战争不愿多想。他和伙伴们感到，大家如不去想它，战争的恐怖还能够忍受。在又一次激烈的战斗中，博伊默尔受了伤。一九一八年夏天，他又上前线，目睹敌军的力量强大了，还用坦克进攻，德军伤亡惨重。到了秋天，博伊默尔在前线的七个同学中，只剩下他一个。他孤独，没有希望。一九一八年十月他阵亡，那天“整个前线是如此平静和沉寂，所以军队指挥部的战报上仅仅写着这样一句话：西线无战事”。小说着重描写的八个人物中，先后有五人阵亡，一人截肢后回乡，一人在潜回德国时被宪兵抓获送交军事法庭。只有一向乐天的恰登活着，并出现在《归来》中。

小说共分十二章，写打仗（炮火，壕沟里的战斗）的有六章。打仗必然有伤亡，有断肢残骸，有猛烈炮火，有毒雾硝烟，奄奄一息的伤兵在呻吟，受伤的战马在狂奔，战壕中血水流淌，胸墙上沾满脑浆，树枝上挂着内脏……这一切书中都写到了。在第十一章中，雷马克在写到坦克时这么说：“坦克是机械，它们的履带犹如战争一样无休无止地转动，它们就是毁灭，它们毫无知觉地滚到弹坑里，随即又爬上来，势不可挡，仿佛是一支咆哮着的、吐着烟的装甲舰队，是刀枪不入、把死人和伤者碾得粉身碎骨的一群钢铁野兽……”这在客观上确实表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恐怖。但是小说没有写大规模进攻，没有出现运动战，也没有写胜利进军，只出现了几个星期里发生的中等程度的战斗场面。尽管小说写到，有一次两个连的新兵刚从火车上下来，由于对隐蔽尚无一点知识，敌人的一个飞行员一下子把他们都扫射光了，可是雷马克并未加以渲染。小说中也没有出现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情况。一场战斗后部队的损失用死多少人、伤多少人简单提一下，二连从前线撤下来时，头一次损失情况仅说由一百五十人减员到八十人，另一次则说仅

剩三十二人，寥寥几笔带过。这说明雷马克并不是着眼于描写战争的残酷和恐怖。雷马克自己曾说过：“这部书几乎包含了我全部的战争生涯，只是现实比此更恐怖，这一点并没有与现实完全一致……现实要恐怖得多。与真正的战争相比，我的书写得非常温和。”雷马克同时代的人也都认为当年前线的现实情况比他在《西线无战事》中所写的要严酷得多。雷马克这样来处理，是和这本书的书名——《西线无战事》——相适应的。

《西线无战事》的重点是什么，雷马克在一九二九年与埃格布雷希特的谈话中已经阐述得很清楚。当时埃格布雷希特问道：“如若我理解正确，您这本书的重点不在于战争的事件，而是在于战争对您所写的青年人的影响，是这样吗？”雷马克回答：“是的，这是事情的核心。我们这代人与先前和此后其他各代人的成长经历不同。这代人丰富的、直接的经历就是战争，无论他们承认还是否定。他们看到血、恐怖、杀戮、战斗和死亡，这是所有人的经历。我有意识地局限在这个经历上。”另外，雷马克在一九六三年接受弗里德里希·卢夫特采访时也说过：“我对（《西线无战事》的）政治影响特别惊讶。我根本没料到这样的事。我的《西线无战事》的主题和这根本没有那么多的关系。我本来的主题是个单纯的人的主题：十八岁的青年本来应该面对生活，却突然面对着死亡。他们的命运如何呢？出于这个原因，我与其把《西线无战事》视为描写战争的书，毋宁视为描写战后的书。我一再问自己：我们将会怎样？我们在一起做了这一切，在不得不与死神搏斗之后，我们能怎样生活？”雷马克在这本《西线无战事》的前言里也说“它只是试图叙述那样一代人，他们尽管躲过了炮弹，但还是被战争毁掉了”。雷马克所说的那一代人，当然是指像主人公博伊默尔这样年纪的那一代人。在《西线无战事》着重刻画八个人中，有四个人来自一个学校的同一个班级，另有两人跟他们同年，他们同属这一代人。在

战争中，一上战场，人就变成野兽，你不杀敌人，敌人就要杀你，为了免于被杀，就要杀人，这无论如何也回避不了。博伊默尔有一次躲在一个大弹坑里隐蔽起来，突然有个法国兵重重地落到他跟前，他不假思索地拿着刺刀往他身上刺去。这个法国兵立即倒下。博伊默尔内心感到非常不安，为垂死的法国兵做了力所能及的事——舀水给他喝，用自己的敷料盖住他的伤口，目的是一旦自己被俘虏，法国人看到自己愿意帮助他，不会枪毙他。几个小时后那法国兵死去。博伊默尔心潮起伏，思绪万千。他从死去的法国兵的遗物知道他是名排字工人，有个妻子和小姑娘，于是对着死者许诺要写信给他妻子，以后挣到钱，一定要寄钱给她，以此为自己赎罪。那天下午，博伊默尔的精神错乱已过去，不再忐忑不安了。后来他被伙伴们救了回去。第二天他忍不住对卡特和阿尔贝特说了这件事，他们都安慰他。十八(或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上战场前他们从未有过职业，他们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他们的命运，也正如博伊默尔所说的：“对于我们自己来说，我们也是多余的，我们的年龄将会一年年增长，一些人将会适应，另一些人会顺从，而多数人将会束手无策；岁月流逝，最终我们将走向毁灭。”

《西线无战事》中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在开赴前线之前，曾接受过一段时间的军事训练(不像后来因兵员奇缺，新兵未受什么训练就上战场)，有一定的军事知识和战争经验。然而，他们一上战场，面对着杀戮，面对着死亡，也并非时时临战不惊，临危不惧。他们之所以拼搏，向前冲杀，只是为了保存自己，并不是什么爱国举动和英勇行为。在战斗间隙，恐惧往往向他们袭来。为了消除内心的恐惧，同时也为了打发时间，他们常常自寻乐趣，说笑话，玩纸牌。此外，他们没有什么崇高的行为，只是捉虱子，打老鼠，烤仔猪，偷白鹅，用军粮换取法国姑娘的爱情……

尽管如此，士兵们、尤其是被战争毁掉的一代人仍有难能可贵